

屈原

陸侃如編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版

屈 原 (全)

每册定價洋九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編 者 陸 侃 如

發印 行刷 者兼 亞 東 圖 書 館

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 售 處 各省各大書店

此書有著作權
必究
翻印必究

序例

這本小冊子分三部分：（一）屈原評傳；（二）屈原集；（三）附錄。

卷首加楚辭地圖一幅，以供參考。這圖以楊守敬之圖作根據，更補其所未備。爲便於閱者起見，把現在的省名及省界均列入圖內；但他們都非戰國時所有，故用藍色以示別。

屈原評傳中考證占十分之七以上。因爲前人對於作品的真僞及時代都不甚注意，故特詳細討論。

屈原集中只有十一篇。因爲我對於其餘各篇，都認爲不是屈原作的，（參看評傳）。

這十一篇分爲二卷：上卷五篇都作於懷王朝，都作於西歷前四世紀末年；下卷六篇都作於頃襄王朝，都作於西歷前三世紀初年。他們都依我在評傳裏考定的時代來排列。爲便於讀者起見，把他們分行分節寫過，并加標點。

各篇的錯簡及錯字是很多的。本書於此，多所改正，詳校勘記中。

通行本所注古音，謬誤實甚。今特根據清代學者們研究的結果，作古音錄以正之。

我認爲不是屈原作的幾篇，均列入附錄內，以供參考。

我預備這小冊子時，得師友之助頗多。這是我及讀者們都該感謝的。

十二、四、二十。陸侃如。

屈

原

序例

三

屈

原

序例

目次

屈原評傳

- (一) 任職與去職……………一
- (二) 初放與遇罰……………三五
- (三) 再放與自沉……………五七
- (四) 餘論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- 附屈原年表……………一五七

屈原集卷上

(一) 橘頌……………一

(二) 離騷……………六

(三) 抽思……………四九

(四) 『悲回風』……………六〇

(五) 『惜誦』……………七三

屈原集卷下

(一) 『思美人』……………一

(二) 哀郢……………九

(三) 涉江……………一七

(四) 懷沙……………二五

(五) 『惜往日』……………三五

(六) 天問	四四
--------	----

附錄

(一) 校勘記	一
(二) 古音錄	二七
(三) 著者可疑的作品	
1 『九歌』(十一篇)	三九
12 遠遊	六五
13 卜居	八六
14 漁父	八九
15 招魂	九一

屈 氏 目次

四

16 大招 一二四

目次完

屈原評傳

(前三四三—二九〇?)

陸侃如

(一) 任職與去職

惟黨人之儉樂兮，

路幽昧以險隘。

豈余身之憚殃兮？

恐皇輿之敗績。

忽奔走以先後兮，

及前王之踵武。

蓀不揆余之中情兮，

反信讒而齎怒。

離騷。

春秋時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，（在今安徽淮河流域）。他的子孫就以地名做氏。四百年後，（西歷紀元前七四〇至三四〇），有一個屈原，爲中國最早的大詩人。史記屈賈傳及新序節士篇裏說他名平，字原。卜居漁父又稱他爲屈原，却没有提及平字。這已是可疑了。他又在離騷裏自叙道：

『皇鑒揆余于初度兮，

肇錫余以嘉名：

名余曰正則兮，

字余曰靈均。」

楚辭集注引高平說：「原故名平而字原也。正則，靈均，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。」這說似近牽強。試問屈原在此處爲何不把名字正式說出呢？蔣驥山帶閣註楚辭引某人說：「古人有小名，有小字。……蓋屈原原名平，而正則，靈均，則其小名小字也。」按小名至今尙存。但屈原時有無此風，則不可知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，如司馬相如名犬子，謝靈運名客兒，庾信名蘭成，都在屈原之後；即陸龜蒙的小名錄，也是從秦代起的。而且小名外還有什麼小字，則更不知其所本。故這說怕也靠不住。對於這樣一位大詩人，竟連名字也弄不清楚，這是我們愛文學者同引爲憾事的。

他在離騷裏又說：

「攝提貞于孟陬兮，

惟庚寅吾以降。」

爾雅說：「太歲在寅曰攝提格。」朱熹因此處省去格字，便說不是指年。但這個字的省與不省，大約是沒有關係的。東漢光武建武三十年，張純奏說：「今攝提之歲……」這年恰是甲寅年，而格字也省去。由此可知屈原的確生于寅年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末年（周敬王四十三年，西歷前四七七年）是甲子年；自此推算下來，則西歷前三五五年是丙寅，前三四二年是戊寅，前三三一年是庚寅。依史記，楚懷王十六年（西歷前三一三年）絕齊時，屈原已被讒去職了；若他生于前三三一年，則此時年僅十九歲；故這個生年決不能成立。又依我仔細研究的結果，知道他死于頃襄王九年（西歷前

二九〇年）左右；若他生于前三五五年，則他投水時年已近七十歲了；可見這個生年也不妥當。若我們定前三四三年爲他的生年，則楚絕齊時爲三十一歲，死時爲五十四歲，便很近情理了。（這年是周顯王二十六年，楚宣王二十七年。）

屈原生的地方，我們並不知道。水經注說：『秭歸縣……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，累石爲屋基。』（秭歸在今湖北西部。）但杜甫在夔州時所做的最能行末段說：

「若道上無英俊才，

何得山有屈原宅？」

這又與水經注不同。林雲銘說：『少陵當日雖在夔州，而屈原宅却在荊州府之歸州；以歸州當春秋時亦夔子國故地，因舉全夔而總言

之。非謂夔州府有屈原宅也。』這說恐怕是錯的；因爲杜甫不過述他舟行夔峽時的雜感，那裏遠想及春秋時夔子的國界呢？而且杜詩與水經注都是不能作考證的根據的，我們正不必勉強去調和這兩說。而且即使知道了屈原宅確在何處，也不能說這就是他生的地方。故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只好闕疑了。

他家庭裏的人，我們知道的很少。離騷述他的父親叫伯庸，不知是名是字。這篇還提及「女嬃」。說文引賈侍中說，楚人呼姊爲嬃，王逸也說這是屈原的姊姊。清人梁章鉅的文選旁證引張雲璈引楚辭集解云：「嬃者賤妾之稱，比黨人也。嬋媛，妖態也。」旁證又引朱綬說：「以下文「衆不可戶說」觀之，則女嬃自宜以黨人解之。若內被姊詈，不得歸之於衆也。」我未見楚辭集解，故不知

這種注解的根據，但我可斷定他有些誤會。文選的西京賦『增嬋娟以此豸』句的薛註說：『嬋娟此豸，姿態妖蠱也。』集解之訓『嬋媛』爲『妖態』大約是由此而誤會的。但『嬋娟』與『嬋媛』不同——古人大都訓『嬋媛』爲『牽引』或『連引』——故不能相混。朱氏的話也不對。『衆不可戶說』不是屈原的話而是女嬃的話，『衆』卽指當時的黨人。故我以為還是賈王二氏之說是更近理些。

除了父與姊以外，其餘便無從查考了。他二十歲前的生活，我們也不知道。但他是楚國的貴族，他的生活總是一種很安適的富有詩意的貴族生活。從他的作品看出，他在這時總學得了許多古代掌故及種種神話——司馬遷也說他『博聞強志』。

二十歲以後，便是他投身政界的時候了。史記說他做左徒。左